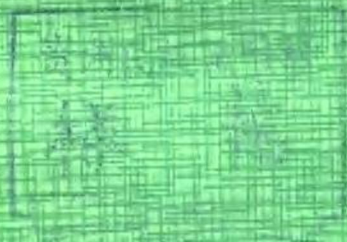


HXAK ZANGB XONGT MIL

张秀眉歌

(苗族英雄史诗)



ZEB MINF CUF CUF BAIX SEED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I222

175

2

HXAK ZANGB XONGT MIL

# 张秀眉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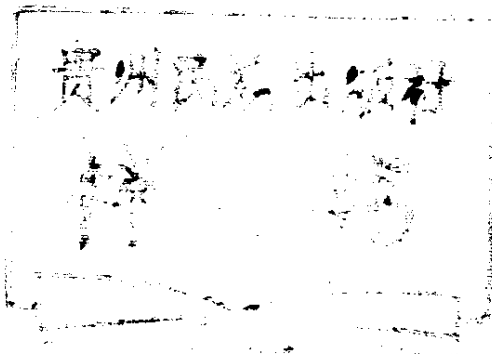
B-161104

游传地区 贵州黔东南

演唱歌师 郁冬 椰香（女）等

搜集整理 燕宝 苗丁 金固

翻 译 燕宝 苗丁



GUID ZEB MINF CUF CUF BAIX SEED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B 445678

# 张 秀 眉 歌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市北村182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60毫米 1/36开本 5印张 78千字

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书号：M10142·001 定价：1.05元

---

謹將

這首歌獻作苗族英雄

張秀眉起義一百二十周年紀念

苗丁燕堂上旦

丙寅年冬

## 歌 话

——《张秀眉歌》歌话

《苦歌》、《反歌》，都是悲歌；悲歌演唱悲剧，悲剧是《张秀眉歌》！——  
起头：秀眉振臂一呼吼，吼起千山万壑云！  
煞尾：秀眉身在“长沙省”<sup>\*</sup>，头悬台拱城！  
千秋歌哭，不绝悲夫！

——“歌话”

汉族老大哥自古有文写诗，也就有“诗话”——对“诗”说长道短的“话”；我们苗族古来无文写“诗”，但却有歌，那么当然，就只配有“歌话”了。也好，这就有幸对苗歌说长道短啦！是的，要不，老是让它永远焖在山窝窝里，登不了大雅之堂，势必死火，不亦惜哉！呃——这也还不算啥要紧；要命的是，让大家去“瞎子摸象”，弄得非驴非马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可不是么，口本《张秀眉歌》就是这样嘛。好啊，妙在过去不准唱这首歌，后来自己反而“吹”起来！起初有一个说法：《张秀眉之歌》如何又如何怎么的……于是刊物上吹出去了，有的

---

\*长沙省是引自口本《张秀眉歌》原话

史书上也廉价泼墨，大书特书，炮制成了股“茶叶”气流，溢香四海，真个是花儿引诱蝶蜂飞，惹得好多大出版社的编辑们寻芳扑来，争相约稿，合同也签订了。是呀，谁不想先出本好书呢。可是，除了零星星的片断译文资料以外，究竟《张秀眉之歌》（以下简称《歌》的是指我们所整理翻译的《张秀眉歌》）象啥？谁都摸马无角，难怪有人瞪眼质疑说，恐怕又是一件当代“国王的新衣”吧？！

既然签订了合同，就得拿出来嘛！好啦！赶鸭子上架，不，还是用苗家的话说“逼牯牛下崽”准确些；于是，我们之中的一位（译者）就汤倒了（摊倒了），曾经是这项“拿出来”的宏伟工程的施工员之一，就遵循领导的意图，按照“如何又如何”的构想，拟订个撰写提纲，就在那个“可恨年成岁月坏”的1960年秋，带着苗家的七八条“铜箍枪”（现在称笔杆子）跑到张秀眉的老家乡——方旄——去炮制《张秀眉之歌》。那会儿，正是推行日啖三两米快餐——“罐罐饭”——的年头，大家勒紧裤带，也上高山挖蕨根，体验过张秀眉们“高山陡岭当粮仓，山蕨根根代小米”的生活，苦干饿干，按理说，是应该“拿出来”的。可是，不，终于都交了白卷，——徒有“五千行”赝品耳，给后来“造

考试反”的英雄们立了个“样版”。打那以后，又换另一个说法：《张秀眉之歌》根本还没有形成；我们都搜集完了，它就是那么些东鳞西爪的片片断断……这样一言转乾坤——盖棺论定以后，阿弥“托福”，“拿出来”的呼声，也就日益沙哑了。

好事多磨：这首《歌》的口本是我们1956年在台江先后搜集记录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整理、翻译的这首《张秀眉歌》的苗文记录稿，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，却被当作可疑的“罪证”，而银铛“入狱”——装进我们之中一位（译者）的档案袋中，张秀眉的歌也就象张秀眉一样不幸被关进木囚笼里，直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1980年，我们才请准用贵州省文联的介绍信向保存“罪证”材料的单位那儿借出来；不，恐怕还只是暂时的“放风”嘞，我们的借条直到如今还被押在那里呀！

这首《歌》究竟算是形成了呢还是片片断断的资料？我们不敢自封“苗通”，也没有“搜集完了”

（尽管掌握的资料也不算少），却无权武断而斗胆回答这个问题；其实《歌》本身已明白不过的了：从她现有全部章节及其内容看来，几乎有关张秀眉起义的时代背景、大小战役胜败的全过程和原因，都有所交待，甚至与太平军的唇齿关系，以及英帝国

主义者的魔爪帮凶等等，也都有所涉及；因此，不妨算是一首比较完整的《张秀眉歌》。但遗憾的是，由于苗族社会本身的局限性，也由于百年来民间创作主体的歌师们本身的局限性，除了台江等地区，其余广大的黔东南地区反映的很少——甚至未提及民族联军的侗族英雄姜应芳，例如，对“黄飘大捷”这样一个歼敌万余的大战，也只有扼要而简洁的描述；而对起义军首领包大度等，也都一语不提。又如在起义之前邀约议榔一节歌中提到的许多头领人物，除了李洪基和刚宝留（史书上称甘宝玉）以外，其他头领就不再出现了；象媯姣那样统率万把人的杰出女将以及高俄那样著名的头领，也都没有重出；又象雷山地区的杨大六，凯棠凯哨地区的九元帅和金刚相（史书称九大白金干干）等叱咤风云的战将，连捎带几句都没有。此外，最后集中到凯里的舟溪地区来大决战，可是对舟溪地区人民参战的情形以及舟溪方面有哪些重要头领等等，也是一语不提。从这些方面看来，作为一首反映整个黔东南地区“十八年反正”的《反歌》，也可以说是还没有形成。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各地区都有自己反映这次起义斗争的《反歌》，都是各以自己地区的英雄人物事迹为中心内容的。要搜得形成反映

整个苗族地区“十八年反正”的《张秀眉歌》，那有待今后的催生婆们——有志趣的民间文学工作者——综合整去吧！但就目前各地区流传的《反歌》相比来看，还是现在这首《张秀眉歌》较为完整。它基本上反映了整个起义斗争的全过程，甚至连苗族内部投降派的投降活动以及苗奸的破坏等等，都有历史真实的反映。这是歌师歌手们的心血，是一首史诗性的《反歌》。

这首《歌》是我们以台江县排罗村著名苗族歌师郁冬唱的口本为蓝本整理、翻译的。歌师郁冬是个贫农，从年青时代起，人们就传称他是“马菽”

（苗语音译。马即有。）“马菽”是个典故：传说在某处人畜都去不到的高山陡岩上，长着一棵古树，树上成千上万的绿叶中，有一张绿叶能使人最会唱歌又最能感动人，这张绿叶就叫“菽”；唯有最真心的人走到那山岩下唱几百首歌感动了那棵古树，那张“菽”叶才会飞落下来给他。得到了这张“菽”叶的人就叫“马菽”。“马菽”者什么歌都会唱，而且唱得使人心动魂迷。被称为“马菽”的人，也就是歌仙的同义语。台江县第一次解放的时候，歌师郁冬就参加了革命，作县人民政府的炊事员，王子奎县长最体贴他，那时他将近四十岁。五〇年土

匪暴乱，他随县府转移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背一口饭锅，还带着一支步枪，半路上他还俘获两个逃散的土匪哩。后来王县长病逝了，没有人真正了解和关心他了，他一时灰心便退职回家干活，后来在三年灾害时期不幸饿死了！他的过早去世，就象一座苗族歌庠的毁灭！

自从向“马荻”郁冬用苗文记录这首《歌》后，迄今三十年来，我们每想试译都不敢下笔，特别是“榭岛失守”末段的那一二十句最难译，那是全歌最悲壮的高潮——民族悲剧的最强音，抒情气氛浓烈，江山破碎，韵律沸腾……我们曾试译多次，译下来的都觉得很不够味，似乎把原歌灵魂丢失了！是的，记不起谁说过这样一句话，“诗，就是翻译失去了的东西。”这是深味个中甘苦之言，译下来的就不象是诗了——除了分行写而外，哪能信达雅！关于这个问题，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其《美文的沙漠》一文中更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，美文不可译。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：无论是书面语（包括文学语言）或是口语，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、情绪、特定意识、弦外之音、独有的生活、基于传统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

素质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译的。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的；只是大意或比喻。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，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。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，它们大约是机械的（如自然科学、含义准确的文牍）平庸的（如低质的文学作品）或狭义的。可以说，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。”（1985年《文学评论》第6期）

诚然，我们也已深深感到，象《张秀眉歌》这样一首富有传神的和有灵气的口头文学语言的史歌，它们表达着“马荻”歌师及其民族的心境、情绪、特定意识、弦外之音、独有的生活以及基于苗族传统文化的只可意会的民族心理素质，的确是很难进行艺术翻译的，或者至少可以说，象我们这样吃不透苗汉“两片文化”的水平是翻译不好的。虽是明知如此，可再不“拿出来”就不行了：当年张秀眉直面苗家“泪流不尽清江水”——敌人“血洗无辜苗岭山”而英勇抛头颅；如今推行苗文：清水江边万卷读，雷公山下百家鸣，百花齐放江山绿，万紫千红不胜春！可我们英雄的故乡也没有开过一次张秀眉起义反帝反封建的纪念会，所以，我们谨将这本《歌》献作苗族英雄张秀眉起义一百三十一周年

祭！要是再拿不出来，就对不起双眸炯炯于九泉之下的英雄张秀眉及其战友们，也对不起献出这首英雄史歌的“马荻”歌师郁冬等老人家！自知不量力，但势所必译，勉为其难，拼尽心力，何况我们一个岁挨花甲之衰，一个年进古稀之朽，所以在二千二百多行译诗中，能使我们自己满意安心的也就没有几句；费尽我们吃奶以来之力，也只能再译如此，其中难免有“牛奶路”，幸好有原文对照，希望广大读者及大方之家勇于点铁，乐于指正！再呢，更望能人根据原文另译，借以补救拙译之失误与不足，那太好了！

原《歌》一律是五言押调，若照顾五言形式，限于水平，实难驾御，例如“张秀眉”、“刚宝留”、“李洪基”等等人物名称就占去了三个字，提到他们的歌句还不少，碰到这些歌句时，只有两个字的空<sub>间</sub>给译者去安排了；再呢；现代汉语多半是双音词和复音词。所以，原《歌》五言形式实难保留，我们只好采用七言的汉族民歌双句押韵的形式来试译，并以直译为主，意译为辅；至于双句押韵解决不了的，就采用两句同韵而利转韵的信天游式来译了。为保留民歌固有的口语艺术特色，也出于为了帮助本民族汉文水平较低的广大读者易于接受并

逐渐提高阅读能力的考虑，在语言上宁俗勿雅（且力避雅），多用接近口语的方言，诸如“二天我还要回来”、“象个汉人写汉字”、“两只蚂蚱一勾手”（苗语讽刺坏人勾结干坏事的习惯比喻）等等；并尽量保留原《歌》的比兴艺术表现特点，对有些难以理解和没有吃透的歌句，决不敢武断下笔，而采取多多请教的方法解决：例如“Det bangx vob qangd niel, Hsat jox fangb nongd mongl”这两句，我们虽然理解是“永别了”这样一个寓意，也感知前句是给后句作比兴的，它除了有起调的作用以外，还应该在意义上有关联；但是，前句“葛蔷薇”（vob qangd niel）是一种植物的名称，究竟是啥植物呢？我们不了解，也很难判断它确切的含义。于是我们请教来贵阳开会的姜柏同志及他的侄子（农民）根据姜柏的侄子说是“油菜花”的诗歌名，我们便将这两句先试译为“油菜花黄油菜绿，永别了哟老家屋！”看来，起调（起韵）的作用有了，但似乎在情意上联系不大。姜柏同志回凯里后，向在凯里工作的几位老乡作了调查，并来信指教说，他侄子的解释错了，“葛蔷薇”是一种野草，每年秋天开花之后，全草就枯死了。我们认为这与下句“永别家乡”在情意上是密切关联的。于

是我们改译为“榜莛薔榴草要枯，永别了哟老家屋！”在这之前，我们曾写信向中央民院的张永祥副教授请教，永祥同志在编《苗汉辞典》，估计他不可能不搜入这个辞条。最近得永祥同志来信指示说，“榜莛薔榴”是兰花的诗歌名称，苗人习惯于离乡别境时，头戴一两朵兰花，表示一去不复还之意。最后我们就浑合地改译为“戴朵花花莛薔榴，永别了呵老家屋！”老实说，诗歌翻译问题是个深广的大学问，严肃的大问题，我们从来不敢冒充“苗通”，更不敢自封“苗霸”，一知半解地说了算。当然，这首《歌》的翻译自然带有我们个人审美观点、情趣的倾向性和理解能力的局限性。

诚如上述，本《歌》是以歌师郁冬所唱的口本为蓝本，并采用其他歌师演唱的部分歌句作补充而进行整理、翻译的。诸如在邀人议榔起义那一节歌里，我们就从姜柏同志提供在凯棠地区流传的异文资料中，选以补充了关于九元帅和金刚相的八句歌，因为郁冬等所唱都没有九元帅和金刚相这两个著名人物；但议榔地就在凯棠附近几里的“掌麻旄”，不可能没有九元帅和金刚相参加。又如，清军购买洋枪洋炮来镇压起义军的那一节歌里，我们从流传在“掌麻旄”地区的异文资料中，撷取“麦

士琪来帮买到”这样一句来补充。虽然只是这么一句，但却是非常关键性的一句：由小见大，不止“来帮买到”，“英商麦士琪……教练安定果毅清兵洋炮……随提督身在前敌……该商自用洋炮毙贼，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余人”（《援黔录》卷四）。这是英帝国主义参与镇压苗民起义的铁证。此外，我们还在《反歌》中选用了吴涤清记录耆当桑麻唱的口本资料；在《苦歌》中用了吴胜能唱的口本资料。在译《歌》过程中发现一些不成偶句的细节，我们便采取重复一句或从其它异文中取来增补一句的办法解决。这样重复和增补的地方：在《苦歌》中有二十句（其中重复七句）；在《反歌》中有五十六句（其中重复九句）；以上共有七十六句（重复十六句，增补六十句）。大家知道，黔东南苗族长篇民歌在结构上是严整的偶句式。凡是不成偶句的细节，显然是歌师在演唱时或笔者记录时漏落了。整理时应予补全，以保偶句的相辅相成和情意完美。又在整理过程中，我们删掉了有损秀眉英雄形象的两句歌：“刀砍头落响声噗！”“灯油渗渗满面流。”前者是描述清军残杀张秀眉时头颅落地的响声；后者是清军对秀眉施苦肉刑“头点天灯”时，灯油满面的形象丑化描述。这些歌句我们认为

应予舍弃。这也说明，在慎重整理问题上，也是必然带有个人审美观点情趣的倾向性的。

这首《歌》的整理工作开始于1980年，我们是先整理苗文，尽量先整成一首比较完整的苗歌之后，再进行翻译。整理苗文《歌》的工作，金固同志曾经一度和我们三人进行，后因故中断，由我们两人继续整理完成。至于翻译工作就由我们两人来一起完成了。但在出版审读苗文过程中，金固同志也及时给拙译稿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，受益殊多。在原文整理初稿出来以后，金固同志借检查苗文推行的机会，带到黔东南去念给群众听，他们一致地品评说，他们所唱的没有这么完整。

我们的这种搞法——先整理原文然后翻译，显然与很多人三十几年来对民间文学的一贯搞法（先翻译然后整理）是各奔其道的。毋庸讳言，扔掉原文然后根据译文资料整理作品，近似面临哈哈镜，变形失神，多数人不大信得过；没有原文对照、检验，译文是否“信达”（更莫说“雅”）只有鬼才知道；再呢，所谓整理，就是将译文资料来缀合，也就是进行增补和删节，常常在那些缀合不拢的去处，干脆创作一些歌句或段落填塞进去；是倒是这么干的，但都硬要戴上名曰“整理”的桂冠，反正

谁们都是过来人，彼此彼此，心照不宣。真不明白是咋回事，在中国这块民间文学园地里，“整理”比较吃得开，有些作品，分明创作加工的成份很大，署上“整理”就容易得到发表；还有些作品，除了基本情节保留以外，语言几乎全都是整理者个人的，原歌唱者或讲述者和翻译者的语言根本没有几句了，分明是再创作或改写的，作品也还不错，若如同意给他发表，但要署上“改写”二字，他死都不干。总之，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与实践一向是各干各的。我们只好埋头闯过自己先整理原文然后翻译的独木桥。

既然没有原文或不需原文对照、检验，不受原文约束，在以往《张秀眉歌》的一些口本中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译句：“在那清朝反动统治政府，/对苗家老百姓实在残酷哟，/苛捐杂税象大山，/狠狠地压在我们苗家身上，/苦呀苦呀！”

此外，还有译作妙句：

人群遮黑了岭，

头巾盖住了天。

——1961年《文学评论》5期76页（重点号是我们加的）

很显然，前者是根据原文大意改写的；后者也许是